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 ①9

### 周折

原名周俊峰,书画名周哲。西安人,曾就职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198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4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2012年、2014年相继加入陕西省书协、美协。陕西省职工作协理事、散文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任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秘书、写作课教师。

散文、诗歌等作品散见于《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朔方》《星星》《春风》《长安》等。诗歌《汉中女子》曾被《诗选刊》加评选载。出版有《中国历史上的娃娃皇帝》《白马争枪小罗成》等历史题材专著,入编文学作品集多种,主编有历史传奇人物丛书、艺术论文集、书画集、报告文学集等。文学作品曾荣获共青团陕西省委组织的当代诗歌征文大赛、陕西省职工作协组织的文学作品征文大赛“当代诗歌”奖和散文作品奖,新闻作品两次被《文摘周报》转载,曾荣获全国产业新闻通讯二等奖、陕西省“好新闻”评论二等奖。

## 雄奇的张家界

不到张家界,你难以想象山的雄奇,难以想象山的险峻。没有一座山像张家界那样令人敬畏,没有一座山像张家界那样让人感到自卑。“须仰视才见”,只有张家界才配这样的描写。

一步踏进张家界,你定以为自己掉进了山的深渊。抬头看天,天被山峰挟持;低头看水,水被山石围定。你禁不住要问自己,难道误入东海龙宫,空气便是水,珊瑚便是山,你只能祈祷上帝给你浮上水面的勇气,或者把自己也化作海沟中的石峰。

走近张家界,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汽车百十里地跑,你非但看不到山的影子,还隐隐约约地感到周边地面在起起伏伏,暗藏杀机。冷不丁车停了,你已身陷山中。迎面是赭白色的石林,一柱挨着一柱,周身镌刻历史的鳞片,梯状镶嵌岁月的皱褶。峰柱顶上,伞一样覆盖着稀落的古木,苍翠而顽固,或傲视群山,或斜衣散帽,或破裳长髯,或翘趾露肘。想必是远古时代,天塌地陷,弱者已倒身在世纪脚下,留下的便是这撼不动、摧不折的石林石山。

由张家界的高山你必然想到了它的深谷,由它的深谷又会联想到它的溪流。事实上,走在张家界狭深的山谷中,深吸着清凉还有腐殖味的空气,你听不到其他山谷间那样的淙淙水声。张家界深谷间的水,称之为溪实在牵强,它们是像蟒蛇一样潜踪滑动的,那简直就是涌动着活水的——潭。也只

有这样的水,才能滋养像张家界这样直插云霄的山峰,才能哺育张家界山谷里那些极为珍稀的植被和树种。

乘着垂直的山地电梯,你就和山峰梦幻般地接触了,那种风驰电掣般相向而行的感觉,根本不像在上山,倒是一种栽下深渊的感觉。当你神魂俱散的时候,是张家界的峰巅接纳了你。站在某一座峰顶上举目遥望,仿佛置身于山的林海之中。阳性的石峰插满云海,恰似年轻的竹笋怒放着勃勃向上的气息。看起来石峰间的距离是那样近,但若没有一步千尺的神功,谁敢与它们比肩接踵。可以想象的是大雾茫茫的时候,巅与巅之间会扯起白色的摇篮,神仙们哼着小曲,躺在汹涌翻腾的云雾里,消受着他们的逍遥时光。还可以想象的是雨过天晴蓝天衬底的时刻,仙女们纤细的臂弯里挽着七色的花篮,飘在白云间,漫步在虹桥上,弄不清她们是去孝敬王母,还是要降落人间。可惜当地传说不是这样。传说这眼下桅杆一样的石林演绎的是远古的一场战争,成千石柱石便是那些凝固了的勇士。似乎受了这传说的诱导,我们真的感觉到山谷里马嘶人沸、刀戟铿锵,征战的硝烟弥漫而上。

张家界,最离谱的是那些景观的名字。十里画廊,何止十里,那是数十里峰峦排成了战阵,老英雄们视死如归的壮举,怎不让男儿垂泪。天女散花,何来一个“散”字,分明是感动于男儿的壮怀激烈,天女们献上了胜利的花环。再想那

太子山的年轻后生,长鞭溪间悠长的小路,难以想象当年曾经发生和演绎过多少苍凉悲壮而动人的故事,在后人的心间激荡起多少撕心裂肺的波澜……

张家界,是一座只养石头不养红土的地方。峰顶的古木,依仗着历史的尘埃生长,即使崖缝里夹杂着一把土,苍松翠柏也要在那儿扎根,仿佛死守着一种承诺,重负着远古的期待。山谷里的土,同样是历史的遗迹,肥沃而不起亮色,掺和了世纪的雨露,培植起生命力极强的草木。那些挺身而出的枝丫,相互扶持,像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正向世界发出复仇的誓言。因为没有土,我们便可以断定张家界定是从历史的星空轰然坠落的神物,向人类要宣示一种精神、一种神秘、一种神圣,抑或是一种境界。你看那峰,赤裸裸、雄赳赳,宽阔的胸襟装得下整个宇宙,粗犷的面膛任凭风霜打磨,有力的腱肌洋溢着生命的活力,粗壮的血脉能贯通天上入壤。那肩膀可靠而结实,何惧扛起天下的责任。它的皮肤充满了青春的诱惑,是迷人的毛孔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氧气和养分……

我曾经走过不少中国的名山,没有一座像张家界这样热烈奔放,没有一座像张家界这样裸露坦诚,没有一座像张家界这样激情澎湃,没有一座像张家界这样刚强不屈,没有一座像张家界这样坚忍不拔,没有一座像张家界这样沉稳博大,没有一座像张家界这样让男人和女人都感到迷醉……



戌时城郊 孙季超 摄 (工作单位:交银人寿陕西分公司)

延长小城的河水是最为宝贵的。这条名叫延河的小河,近些年来受到的善待就是最好的例证。

延河,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母亲河。这条发源于榆林周山、黄河的一级支流,在流入延长县境后,途中虽有岳口沟河、郭旗河、郑庄河和关子口河等支流不断汇入,但依然是一条流量没有增多多少的小河。她迈着不紧不慢的脚步,打量了一番两岸的高楼大厦和自然景色,在延长县老城区南面、新开发的雷家滩商住小区的北面缓缓地转了个弯,继续向前流去。在退耕还林前,延长多次发生过严重春旱,致使延河水变得越发瘦小,甚至一度出现了断流。1999年起,人们开始保护生态环境,在延河两岸的山坡上实施百万松柏绿城生态建设项目,以遏制水土流失,蓄住“天上水”。从2016年初春起,延长县启动了延河综合治理工程,拉开了

柔性治水、保护水生态的序幕。在城区槐里坪段的延河河道里,县上实施了绿色打底、生态修复工程,新修的健身步道顺着河道不断向前延伸开来。每到炎热夏季,这里绿草葱葱,鲜花盛开,整洁舒适,环境优美。早晨,人们在健身步道上散步、晨跑;傍晚,人们带着孩子在健身步道上纳凉

的忙碌日子里,只有在周末的早晨或者傍晚,才能去延河边看看早春那清新的柳色,才能在冰融河开的水坝旁听听那高亢的涛声,才能在翠屏山下、延河南岸的健身廊道中驻足仰望刻在岩壁上“青山不老人如在,红树皆因血染成”的诗句。这红色的革命人文遗迹使我浮想联翩,眼前不断闪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力挽狂澜、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建立新中国的历史画卷。

延县城南北有山、中间有延河,人们享受着小城这种山水相连、依山傍水的自然之美。延长县城有毛泽东同志故居,有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旧址,还有鲁迅师范学校旧址等诸多人文景观,人们享受着小城这种可圈可点、引以为自豪的人文之美。因此种种,所以我对延河这片山水之城的热爱,已深深融入了我二十多年、充满幸福气息的这座山水之城。(工作单位:延长县地方志办公室)

## 山水之城

□王福建

消夏。在城区的西山洞段、张家园子段和雷家滩段延河河道里,县上建起了三处人工蓄水坝,一汪汪辽阔的碧水为延长这座小山坡上实施百万松柏绿城生态建设项目,以遏制水土流失,蓄住“天上水”。从2016年初春起,延长县启动了延河综合治理工程,拉开了

近年来,在修编《延长县志》

## 秋天的事物 (组诗)

□李小军

### 秋天的落日

要有健康的体魄  
自带光。要有一个好心情  
风轻云淡,视野辽阔

### 阴霾的日子,令人迷茫

疫情袭来,连呼吸都要谨小慎微  
乌云密布的时候,内心有雨  
内心忧郁,脸色是灰暗的

### 雨是清道夫,不仅负责清洗天空

清洗俗世的尘埃,也负责清理人间  
腐朽的事物。秋天,雨过天晴的  
落日  
一如知天命的我,偶尔也能  
露出,红光满面的笑脸

### 中年的雨

雨季来临,遍地开花  
每一滴雨有快乐,也有忧伤  
它们有时热泪盈眶  
有时号啕大哭  
有时轻声细语  
有时大声喧哗  
相互倾诉着  
命运的曲折与坎坷

### 前朝往事,和未来的道路

在云雾四起中  
被急于赶路的人  
带进暮色  
又走出清晨  
山川大地默不作声  
赶路的人更加坚定了脚步

### 漫步秋天

谷穗,在风中撒欢  
被父亲一一唤回,团圆的日子  
细说岁月的艰辛,与甜蜜

果实,像一群孩子  
被母亲轻轻抚摸,带着温暖  
依依不舍,远走他乡

孤独的村庄,高于土地  
低于炊烟。大雁啼落的泪水  
滋润,苍苍的原野

蒹葭苍苍,随风而舞  
西边是太阳,东边是月亮  
我,从中间走  
(工作单位:西安粮油市场)

## 骊山顶上点燃的那堆狼烟

□侯亚萍

### 风景谈

说起来有点意思,那个四十多度高温的夏日,满身臭汗从临潼代王镇老家村回来后,对于躺在那个黄土堆里的男子却上了心,脑海里会不时浮现出他的名字。第一次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大概是在初中的历史课本。

那天下午,随碑林区作家协会去临潼华清池观看大型实景影画剧《西安事变》。演出结束,受《西安日报》编辑李斌兄弟邀请,一起去拜见了两位当地的朋友,吃了个便饭。饭后,原想趁此登上骊山,感受一下“关中八景”之一的骊山晚照。骊山登顶过两次,但都是白天,始终未能领略骊山落日的瑰丽。同行新认识的朋友张波却提议带大家去看周幽王的陵墓,一车人除了张波都没去过,于是欣然同意。

车子沿着秦唐大道,向着东北方向行驶,大约四十分钟后,拐进了一条乡间水泥小路。路的一边,光秃秃的麦茬地里,一个裸露的黄土堆呈现在眼前。若不是张波提醒,不会有人想到这个并不高大的黄土堆就是西周最后一位皇帝周幽王的陵墓。

张波来过一次,同行的其他两位没有兴趣,只有我和李斌踩着那几个几乎被荒草淹没的土台阶,登上了大概四五米高的坟冢。顶上坑坑洼洼,杂草丛生,长着几棵杂树,有两棵枸杞树,橙红色的果肉已熟,星星点点地挂满树枝。不敢再往前走,怕有蛇鼠窜出,于是驻足。抬眼望去,南边不远处便是逶迤连绵的骊山山脉,夕阳西下,山顶罩着一层晚霞。多少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便发生在骊山最高处的烽火台上。

2700多年前的那场烽火点燃后,那个叫姬宫涅的皇帝确实博得了绝世美人褒姒的一笑,只是美人的这一笑,代价太大。后人在笑谈这段历史时,大多只是在说周幽王因此丢了江山,当然最终也丢了

自己的性命,却鲜有人提及在皇帝丢掉天下的背后,是西周黎民百姓的生灵涂炭、流离失所。周幽王的老夫人申侯联合犬戎攻破了西周的都城镐京,给自己的女儿申后报了仇,并将自己的外孙姬宜臼扶上皇位。可烽火连天之后,昔日繁华的镐京已是残垣断壁,横尸遍野,如鬼城般一片死寂。于是,刚当上皇帝的周平王姬宜臼,带着他的臣子、嫔妃迁都洛邑,曾经不可一世的西周王朝就此宣告结束。

马嵬坡上,唐玄宗李隆基三尺白绫,赐死了那个和他有着生死相约——“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倾国倾城的女人。这哪里是爱美人不爱江山?这分明是爱自己的性命胜于一切。他若真是只爱美人的情种,“兵变”之际理当以死相抗。若真那样,故事才会流芳万世,中国的皇帝中才会真的有个不爱江山的汉子,好替那些风流的帝王们争回一点颜面。

从上面下来,几个人围着这个黄土堆转了一圈。大概是过去农人种地取土吧,封土堆应该是被挖掉了很多,没有史书中记载的高大。伸手,捏了一点封土,稍一用力便成碎末。大家说笑着,张波在一旁说:“埋在这儿的这个男人,是天底下最会宠女人的男人。”

一听,众人皆乐。想想,的确如此。一直觉得,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应该发生在褒姒被送给周幽王最初的日子里。作为一个丈夫,周幽王确实够得上天底下最会宠女人的男人。当初,周幽王攻打褒国,褒国兵败,献出美女褒姒乞降。当褒姒被当作一件交换的筹码送给周幽王时,她的心里也许还在挂念着故土,想念着亲人,也许还有她深爱的男人。于她而言,满心的悲苦,相思不仅无处诉说,还要服侍这个攻打她家国的男人。这样的情况下,任谁也做不到笑逐颜开。后人只说褒姒不爱笑,却无人知道她当时的心里有多苦。

《西京杂记》一书中关于周幽王陵墓



的记载说,打开石门,挖了丈余深,“见百余尸纵横相枕借,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行色不异生人”。很是不解,这个被犬戎人所杀的亡国皇帝,他的墓里竟然有那么多女子为其殉葬。

望着不远处的骊山,思绪越过两千多年,遥想着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场景。被戏的只是众诸侯吗?好像是,但最终葬身犬戎刀下的是那个昏庸荒淫的皇帝以及他和褒姒所生的儿子。褒姒是一种宿命,周幽王带着他的美人褒姒从都城镐京逃到了骊山,最终被砍杀在了自己戏弄诸侯的骊山脚下。

论中国皇帝的只爱美人不爱江山,还真的不能拿他们和英国的爱德华八世相比,人家为了迎娶美人主动签署“逊位诏书”,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主动逊位的君主。而我们的这位周幽王,在骊山顶上点燃的那一堆狼烟,那不是为了博得美人一笑,那叫权力的任性。

(工作单位:西安天天读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